

駱耕漠早年文錄



骆耕漠早年文集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黑石礁)
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印刷工业总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151,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伊 始 责任校对: 王 莉
封面设计: 柴 昕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 4428·111 定价: 2.10 元

駱駝耕沙漠梅花鐵骨寒暗香侵
 古道今日猶分芳余以冬心先生法畫
 梅一枝為早車文錄出版即已
 耕漠同志清西雨窗筆耕雜其畫時





作者近照



1934 年于苏北



1935 年于上海

自序

1934年春，我刚出狱不久，除革命前程重大问题，迫在眼前的是人海茫茫，从何处找到一个栖身的社会机会？因为我父仅凭当个穷小律师的极不稳定的微薄收入，要养活一家大小七八口，我不能再象过去六七年狱中那样来加重他的负担。在这焦虑中，见到浙江省电话局举办话务员、报务员临时培训班，登报招考二三十名学员。这是可以利用的一个机会。录取后，在杭州城皇山顶受业务培训，我搭饭在居民家中，每晨开窗望朦胧雾色，不知当话务员后又将如何开拓下一历程？

三月初旬的一天，老难友徐雪寒自上海来信，相告他通过老难友薛暮桥（当时在广西教书）的介绍，结识了钱俊瑞、姜君辰等几位新朋友。说他们正极下《中华日报》的一笔“生意”，为该报每周包编、包写、包校《中国经济情报》副刊一期，约一万言，极社每月供一百几十元报酬（这是十分苛刻的报商资本做法，但是当时对我们来说，则不失为一个有官僚空隙可乘的大好时机，每月有四万几千字的较自由的言论阵地可供摆布）。他说，他们急需一位能一样穷干、专干的朋友，参加负责编、校工作，一月分担写几千字的文章，便可有十几元来对付生活难

关。他希望我去。他同时附来钱俊瑞刚以“陶直夫”的笔名、在中华书局编辑（后知为钱亦石主编）出版的《新中华》月刊上，发表的一篇论中国农村问题的文章。我看了之后，知道他结识的新朋友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能曲笔战斗的人。我喜出望外，立即前往上海。

记得雪寒约我在南站下车，他可就近来接我。这是我们狱中分别八九个月后，第一次能自由相见。当天下午，俊瑞就到我们住的亭子间来看我，寒暄几句后，就问我对他的文章有何意见。第二天他又约我与君辰一起相见，他们交谈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的白银政策。接着他们就布署我为《中国经济情报》下期写一策短评。这对我当时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大难。俊瑞大概见我有些窘，就说：你找近日报纸看看，我们再谈一次，你大胆写。我们当年是按这样的“时间就是金钱”而工作着。那篇“美国白银政策”的时论，虽然是我执笔，实际不过是记录俊瑞的评介，而且是经他修改定稿的。我请他署名，他说不合适，随便想个笔名，于是就按他拟的“朱心湛”笔名发表。这大概也有所寄寓，以示我们应努力抱着一颗丹心来挥笔。

1934—1937年间（上海沦为孤岛前夕），我是这样开始跟随新老战友踏上革命文化战斗的征途。我当对只有过去几年在监狱里自修所得的马列主义的点滴基础知识，就用它来作武器，学习列宁的“伊索寓言”式曲笔，联系国难当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等实际，写通俗宣传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文章，主要是写经济时论，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军国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国民经济破落、民不聊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黑暗现象。回顾早年所写的文章，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由于文化水平低，现在读来，大多稚气醒目，不禁羞愧。本书收录下的前十二篇，仅因它们有些史料和激情。我的处女作《美亚工潮始末》，曾得到当时目睹斗争现场的老难友骆之正所揭供的工会传单等资料的帮助。记得《中华日报》也同其他各报一样，按新闻检查的反动规定，于后半夜一点送审，如遇删禁，报馆只好“开天窗”（即被删禁处作为空白上机印出），以免次晨报童无报上街叫卖。我那篇《始末》就有几处“天窗”待遇。这时我们也有不遭恶运的一面，它可吸引更多读者注目去揣度问题。斗争实践是最好的学校，这个机遇使我知道以后该多写什么经济时论，以及如何运用曲笔来战斗。

这里也叙一下我是从《始来》起，一般用“骆驼漠”的笔名发表文章。我深知自己文思迟钝，运笔笨拙，但当时有股韧劲。为了替死难烈士报仇，为了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在不能用剑时，就尽量用笔来作战，发挥一兵一卒的作用。“骆驼耕沙漠”既是我的自嘲，也是对自己的奋勉和鞭策。近年来我用它来督促自己的科研工作。

本书收录的后四篇，是皖南事变后，我从浙皖转移到苏北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做实际财经工作，和以后自卫解放战争期间在山东、豫皖战场上参加部队后勤供给工作中，

挤时间写成的东西。因为近年来受到征集党史资料和党史访问的推动而翻出来或设法找到的几篇文稿，其中可能有点部门性的参考价值，也就收在这个《早年文录》中。

以上十六篇文章，都是当年刊出过的。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认为，其中的往事记录、数字资料和分析，对财经院校今日的教学工作来说，仍有相当的用处，敦促审定，以便安排出版。蒙此关注，我在原订科研写作计划之外，编成这个“鸡肋”味的文录，其中除《中国目下的货币问题》一文的第一节作了几处删改和少数地方作了个别修辞外，均按当年原作刊出。这里谨向出版社同志们深表谢忱。

老战友、著名书画家赖少其同志闻讯后，还特地挥毫为《文录》作诗画加勉，我应努力多发余热奔征途，尽自己的本份。

书中不当和错误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目 录

自 序

美亚工潮始末·····	(1)
死亡线上的中国煤矿工人·····	(14)
上海公共租界人力车纠纷结束之后·····	(22)
水旱灾的“交响曲”·····	(35)
农民借贷所与银行的典当化·····	(43)
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村金融·····	(52)
中国农产运销底新趋势·····	(73)
中国目下的货币问题·····	(94)
工业日本与农业中国·····	(111)
惊动全球的华北走私问题·····	(120)
中日经济提携·····	(130)
第一节 “中日经济提携”的诞生·····	(131)
第二节 日本怎样实现“提携”·····	(141)
第三节 “提携”的惨痛成绩·····	(152)
第四节 今后的展望·····	(162)
速起扑灭汉奸·····	(171)
盐阜区两年来的货币斗争·····	(173)
盐阜区农村的巨变·····	(203)
如何解决战时部队的油盐菜供应问题·····	(208)
新区初期的部队供给工作·····	(216)

第一部分 新区初期部队供给工作的特点及其

	基本任务·····	(216)
第二部分	豫皖苏初期解决给养问题的检讨·····	(219)
第三部分	今后供给工作的若干政策问题·····	(226)

美亚工潮始末*

一、美亚织绸厂内容一瞥

1919年，浙江湖州乡绅莫觴清与蔡声白投了3,000元资本，在上海法租界马浪路开了一个织绸厂，当时只有织机十二台，规模甚小。这就是美亚厂的起源。

嗣后，赖工人之力及大战后之机运，年年都赚得厚利（1928年与1929年，生意尤好，每年净利达200万元）。所以在十年以内，他们就以赚来的厚利，在沪上各地开设美伦等等九个织绸厂。去年（1933年2月），他们为了便于管理，就把以前个别经营的以“美”字起首的各个合资厂，归并成现在的美亚，采用近代的股份公司的形式。它现在有经纬总厂一，织绸分厂九，染练厂与纺织厂各一，此外还附有织物试验所、厂员训练所、发行所与总管理处。它一共有职员四百余人，男女工人四千余人，织机一

* 本文在当年《中华日报》发表后，收编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一集（1934年）内。

千二百余台（百倍于创办之时），已收资本为 280 万元，总计资产在 1,500 万元以上，所以在目前的上海，它可算是最新最大的织绸厂了。

主持该厂的人们都是欧美留学生，不消说他们对于如何使营业发达，如何使利润加厚，是异常精明的。

参如这次工潮的美亚总厂及其九个分厂，在沪上的分布是这样：

总厂·····马浪路	六厂·····斜土路
二厂·····交通路	七厂·····瞿真人路
三厂·····胶州路	八厂·····斜徐路
四厂·····胶州路	九厂·····徐家汇路
五厂·····鲁班路	十厂·····八字桥

二、工潮的起因

在去年3月2日，即寒假期满工人回厂工作的第二天，该厂以营业不佳，突然宣布实行减少工资。工人本在各厂急转的机轮旁边工作，这意外的消息却惊扰了他们善于忍受而安静的心灵，于是不到五分钟，轧轧的机声就相继静息了，历时二月许的美亚工潮就这样掀起！

关于减资原因，厂方这样说：

“敝厂减资之原因，完全由于年来绸市一落千丈，绸价已跌至成本之下，而工资仍占售价10%（例如最普通之和合约，昔时每匹售价二十余元左右，而工资为一元二

角，占售价5%，最近每匹只售十元左右，而工资依然未减，故占售价10%），每售一匹，即亏折不费。其他丝织厂早已纷纷减低工资，以减轻成本，敝厂为维持公司生存及各职工生计，免亏折净尽而停工起见，不得已于3月1日宣布减订工资，但所减订者仍较其他各厂现年工资为优高……”（美亚厂上中华国货产销协会书）

但据美亚罢工委员会所印行的《罢工日报》，当“其他丝织厂早已纷纷减低工资”的减资运动中，美亚厂亦不落人后地“早已”参加在内。它于去年2月减资一次后，又于当年7月借口营业不振，再将厂内工资打个九折，不过当时是风平浪静地过去，原因大概如工人们自己所谈：

“只要我们能支持生活，只要资本家不停止我们的生存，我们是愿意忍受痛苦、压迫……我们不愿在压迫与剥削之下说句抗辩的话！”（3月9日美亚罢工宣言大意）

真的，在重重压迫之下的早殖民地的中国工人，确是忍受着他们在应有的生活水准以下的生活！

对于美亚厂年来营业的盈亏，上述宣言有如下的剖解：

“根据厂方的报告，1933年公司的营业总额竟达六百多万，是公司成立以来的最高记录，试问：这是营业萧条的结果吗？在前只有两个厂开夜工，而去年增加到四个，同时据新近的报告，公司所有的十个厂在今年都可增添夜工，这是营业不振的借口吗？”

同时，在其他资料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据美亚厂去年的报告和估计，他们的成本中原料和材料占六成，制

造费用占二成，营业费用占一成，工资只占半成到一成。譬如，一匹普通的绸缎的成本：

原料材料费·····	10.00 元
制造营业费·····	5.00 元
工资·····	1.00 元
共计·····	16.00 元
批发价·····	17.50 元
每匹净利·····	1.50 元

资本家在每一匹上虽只净赚一元多钱，但是美亚厂有织机一千多架，去年生意清淡，每天也可出 700 到 1,000 匹，就是说每天起码也可以赚 1,000 元，一年起码也要净赚 36 万元，这还是去年的清形。其他各种产业如丝业、棉织、面粉等都生意不好，但是美亚还是赚钱的”。

至于工资（这当然是指去年 7 月减低后的工资面言），在前述营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厂方认为“不合理”，务须加以再减。这“不合理”的真实内容到底是怎样呢？

“按照厂方的布告，去年的工资总额是百万余元，占全部营业收入的 18%。靠了这百万余元，每个工人在去年一年中所领得的为 260 元，即每月收入 20 元。试问这样一个数额，对于终日劳动并有家小待养的每个工人，是否是过多的给予？同对还须说到，这百万余元因为包括着较高较大的职员之月薪，因此实归工人的还需大打折扣，则任何人也能想象工人的实际收入是怎样了！所谓‘不合理’的工资只有站在工人的观点上，才是确实的不合理！”

“此外，厂方又进一步地这样宣布说：伴着运用机器能力之加强，工人现在还是能够增多工资之收入，可是他们忘记指出：这对于公司也能提供更多的生产，同时机器的结构也是随着技术的熟练而更复杂，譬如从前只织简单的经纬，而现在却要织造繁丽的花纹。所以归根结底，工人实际收到的是比从前少！”（九月罢工宣言）

关于这点，另一处说得更具体：“如华丝葛，从前是八十梭一时，现在加到九十六梭或一百梭一时；从前是单梭厢，现在是双梭厢；从前用单轴，现在用双轴；现在的机器管现较前麻烦四倍；即现在的剥削程度比从前加高四倍……。”

所以3月2日厂方宣告再将工资打个八五折，同时又限制每人每日至多生产五匹，这无异将他们的工资再从二十五元减到十五元了！假使再估计到种种的损失与赔偿，他们只能实赚四角一天，在高度的上海城市生活威胁下，他们全体四千余工人就相继地宣告罢工。他们说：

“我们所要求的是生存，而我们赖以生存的是我们的体力劳动。今工资再减，生存是无可维持，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一日一日地受苦呢？在这种被迫的情势下，我们只好诉之于我们的最后武器——罢工！”（罢工宣言）

三、3月11日

在3月2日至10日的九天之中，厂方除了布告二次，力

说减资之合理和必要外，还选派人员分头“忠告”工人，但于事无济，罢工依然继续着。沪上各报，除了10日的时事新报载有美亚工人于9日散发罢工宣言的简短消息外，都未注意到4,000工人罢工九天的这一事件。可是两三日后的报纸就稍有不同，原因是美亚工潮发生了惨剧：

“美亚织绸总厂暨各分厂工人四千余名，为反对厂方减低工资，宣告总罢工，并与捕探发生冲突，造成惨案。”（3月14日《时事新报》）至于“惨案”的真象如何，该报却未详记，其他各报也是一样。3月24日首次发刊的《罢工日报》，对于惨案才作了较详细的补述：

“3月11日，我们工友推选代表，约定往马浪路美亚经纬厂与总经理蔡声白直接谈判复工条件。蔡不但避而不见，而且关闭铁门，通过电流，意图将厂内的工人代表软禁起来。同时勾结法帝国主义，派大队武装巡捕，将厂外静候消息的男女工友包围，用木棍殴打，手枪扫射，显现出帝国主义十足的残暴，我们手无寸铁的工友，好象是他们的泄怒器，我们工人受伤的有一百多人，有的脑部破裂，性命已很危险；有的牙齿全部打落，饮食不能下咽。哀号震天，惨不忍睹，这种借帝国主义的势力的暴行，不啻使我们回想起过去的五卅惨案，更觉痛心！”

据说当时的女工们，为了可以更坚决勇敢地迎着木棍和手枪的射击而冲向前去，大家都手挽手地向狞恶的巡捕挣扎，这些就是沪上各报略而未详的惨案经过。